

水滸蔡隱

四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 月發行



分發行所

水滸索隱 [全四冊]

定價大洋三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函索

著者	施耐菴	評者	金聖歎	索隱者	鄧狂言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虹口盤龍路一〇一號		上海四馬路中市		

漢口後城馬路
廣州雙門底
北平楊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長沙南門外
梧州大中路
汕頭至平路

大東書局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此篇爲朱雷二人合傳。前半忽作香致之調，後半別成跳脫之筆，真是才子腕下無所不有。

寫雷橫孝母，不須繁辭，只落落數筆，便活畫出一箇孝子。寫朱全不肯做强盜，亦不須繁辭，只落落數筆，便直提出一副清白肚腸。笑宋江傳中越說得真切，越哭得悲痛，越顯其忤逆不肖，越要尊朝廷，守父教，矜名節，愛身體，越見其以做强盜爲性命也。人云：寧犯武人刀，莫犯文人筆。信哉！景之奇幻者，鏡中看鏡，情之奇幻者，夢中圓夢。文之奇幻者，評話中說評話。如豫章城雙漸趕蘇卿，真對妙景，焚妙香，運妙心，伸妙腕，蘸妙墨，舒妙紙，成此妙裁也。雖然，不可無一不可有二。江瑤柱連食當復口臭，何今之弄筆小兒學之至十

百。卒。未。休。也。

豫章城雙漸趕蘇聊妙絕處正在只標題目便使後人讀之如水中花影簾裏美人意中早已分明眼底正自分明不出若使當時真盡說出亦復何味耶。

雷橫母曰。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睜睜地。只看著這箇孩兒。此一語。字字。自說母之愛兒。卻字字說出兒之事。母何也。夫人老至六十之際。大都百無一能。惟知仰食其子。子與之食。則得食。子不與之食。則不得食者也。子與之衣服錢物。則可以至人之前。子不與之衣服錢物。則不敢以至人之前者也。其眼睜睜地。只看孩兒。政如初生小兒。眼睜睜地。只看母乳。豈曰求報。亦其勢則然矣。乃天下之老人。吾每見其垂首向壁。不來眼睜睜地。看其孩兒者。無他。眼睜睜看一日。而不應。是其心疑可知也。明日又眼睜睜看一日。而又不應。是其心疑可知也。又明日又眼睜睜看一日。而終又不應。是其心疑可知也。夫而後永自決絕。誓於此生不復來看。何者。爲其無益也。今雷橫獨令其母眼睜睜

地無日不看。然則其日日之承伺顏色奉接意思爲何如哉。陳情表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雷橫之母亦曰。若是這箇孩兒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悲哉。仁孝之聲。讀之如聞夜猿矣。

話說宋江主張一丈青與王英配爲夫婦。衆人都稱讚宋公明仁德。當日又設席慶賀。正飲宴間。只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報道。林子前大路上一夥客人經過。小嘍囉出去攔截。數內一箇稱是鄆城縣都頭雷橫。朱頭領邀請住了。見在店裏飲分例酒食。先使小校報知晁蓋。宋江聽了大喜。隨即同軍師吳用三箇下山迎接。晁蓋朱貴早把船送至金沙灘上岸。宋江見了慌忙下拜。獨寫宋何江

以處罵蓋說咄囁之色我不欲語

道。久別尊顏。常切思想。今日緣何經過賤處。雷橫連忙答禮。

道。小弟蒙本縣差遣。往東昌府公幹回來。經過路口。小嘍囉攔討買路錢。小弟提起賤名。因此朱兄堅意留住。宋江道。天與之幸。請到大寨。教衆頭領都相見了。置酒管待。一連住了五日。每日與宋江閒話。晁蓋動問朱全消息。晁蓋直性人至今未

見雷橫好處故又獨問朱全寫得仁情

雷橫答道。朱全見今參做本縣當牢節。

級先放在此新任知縣好生歡喜。宋江宛曲把話說來。說雷橫上山入夥。雷橫推

辭老母。年高不能相從。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卻來相投。寫徒以有老母在顯○宋

妙筆江不端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衆頭領各以金帛相贈。

宋江晁蓋自不必說。雷橫得了一大包金銀下山。亦先放下一筆以見下不文知勾

途爲雷橫食衆頭領都送至路口辭別。把船渡過大路。自回鄆城縣去了。山泊

一指人馬必換一番調遣此忽將雷橫上不在話下。且說晁蓋宋江回至大寨。

聚議廳上。起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寨職事。吳用已與宋公明商議已定。是到蓋

不及與聞。筆寫宋江。次日會合衆頭領聽號令。先撥外面守店頭領。宋江

道。江上無見蓋下無吳用公然竟色是宋孫新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著令夫婦

二人替回童威童猛別用。西山新店再令時遷去幫助石勇。北山新店樂和

去幫助朱貴。東山新店鄭天壽。舊於鴨嘴去幫助李立。南山新店東西南北

四座店內賣酒賣肉。每店內設兩箇頭領招接四方入夥。好漢。酒店爲一山

必先一丈青王矮虎。後山下寨監督馬匹。王矮虎舊於鴨嘴金沙灘小寨童威。

童猛弟兄兩箇守把。二童落於西山新 鴨嘴灘小寨鄒淵鄒閏叔姪兩箇守把。
 關山前大路黃信燕順部領馬軍下寨守護。新舊人 解珍解寶守把山前第一。
 關山前三路分○開舊令杜遷宋萬守把宛子城第二關。宋萬舊於金人沙
 監造戰船。新家人舊職未打 李應杜興蔣敬總管山寨錢糧金帛。李應杜興舊職
 陶宗旺薛永監築梁山泊內城垣鴈臺。薛永舊人新添職 侯健專管監造衣袍。
 鎧甲旌旗戰襖。舊職人 宋清朱富提調筵宴。朱富舊人舊職 穆春李雲監造屋宇。
 寨柵。李雲舊管人錢糧 蕭讓金大堅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舊分 裴宣專管軍
 政司賞功罰罪。新職人 其餘呂方郭盛孫立歐鵬馬麟鄧飛楊林白勝分調大寨
 八面安歇。呂方舊職 白勝金沙灘下寨。馬麟 晁蓋宋江吳用居于山頂寨內。軍中 花
 榮秦明居于山左寨內。人新職 林冲戴宗居于山右寨內。人新職 李俊李
 逵居于山前。人新職 張橫張順居于山後。人新職 楊雄石秀守護聚議廳
 兩廊。呂新方人舊職 一班頭領分撥已定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山寨

體統甚是齊整。

每每一番大結束巨筆如發後便有一篇

再說雷橫離了梁山泊。背了包

裏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鄆城縣。到家參見老母。提一篇更換些衣服。齎了回文。逕

投縣裏來。拜見了知縣。回了話。銷繳公文批帖。且自歸家暫歇。依舊每日縣中

書畫卯酉。聽候差使。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都頭幾時

回來。雷橫回過臉來看時。卻是一箇本縣幫閑的李小二。子引雷橫答道。我卻纔

前日來家。李小二道。都頭出去了許多時。不知此處近日有箇東京新來打簪

的行院。法字色藝雙絕。叫做白秀英。那妮子來參都頭。反借此句顯出色人物卻值

公差出外不在。如今見在勾欄裏。說唱諸般品調。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法字或是

戲舞。技藝一般或是吹彈。技藝一般或是歌唱。又一般技藝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

一句通都頭如何不去睨一睨。一句通端的是好箇粉頭。又自家贊賞一句雷橫口

雷橫聽了。又遇心閒。四字亦已先不伏。後文無錢之故矣。便和那李小二逕到勾欄裏

來看。只見門首掛著許多金字帳額。旗桿吊著等身靠背。入到裏面。便去青龍

頭上。法字第一位坐了。坐得不穩。來看戲臺上。卻做笑樂院本。法字那李小二人叢

裏撇了雷橫自出外面趕碗頭腦去了。○李小二既已字引便院本下來只見一箇老兒。○法章裏著磕腦兒頭巾穿着一領茶褐羅衫繫一條皂緋拿把扇子上來開科。○字法如畫道老漢是東京人氏白玉喬的便是如今年邁只憑女兒秀英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其句實法○七字羅聲響處那白秀英早上戲臺。○法章參拜四方。○好看拈起羅棒如撒豆般點動。○二拍下一聲界方。○三念出四句七言詩道新鳥啾啾舊鳥歸老羊羸瘦小羊肥。○直定揚詩只是尋常真話耳却人生衣食真難事。○四句並不入妙者彼而不及鴛鴦處處飛。○耳第二句刺入雷橫也固以第四句聯貫七字說盡不在求又一句之樣。○下貫不及鴛鴦處處飛。○耳第二句刺入雷橫情事羅人撮出來才于妙筆有一無兩。○俗才失此一段可謂食鮮乃其整矣寺前黃泥岡上鶯鶯詩樓下皆妙不可言。○雷橫聽了喝聲采動心前雷橫喝不一應傷後二句也。○三字中並無那白秀英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着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蘊藉的格範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我未見其書只是了開話又唱唱了又說。○詳處處極合棚價人喝采不絕那白秀英唱到務頭

法字這白玉喬按喝法字道雖無買馬博金藝要動聰明鑑事人看官喝采是過去了我兒且下來聲聲這一回便是襯交鼓兒的院本先字法說交鼓院本便合又

每回住處必用不爲懸之筆即耐其法自己白秀英拿起盤子指着道財門上起利地

上住吉地上過旺地上行法全副勾欄語句手到面前休教空過四語字乃不過口却

歸是空過故白玉喬道我兒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賞你如聲白秀英托着盤子

先到雷橫面前青龍頭上第一座絕倒雷橫便去身邊裏摸時不想並無一文只絕倒無

一文四字要請乞無人之數心並無一文直於山泊下來時便寫一句得了值一大包金銀以

懷亦有不謂自己身邊並無一文如便令一文四字初龍何曾少缺一點夢一下文而彼羞此又

相較遂如金泥才與雷橫道今日忘了不曾帶得出來明日一發賞你白秀英

笑道一笑頭醋不醋二醋薄乃至以合棚之罪歸之不官人坐當其位其四字尤

可出箇標首法字雷橫通紅了面皮道我一時不曾帶得來非是我捨不得白秀

英道官人既是來聽唱如何不記得帶錢出來場之折得不雷橫道我賞你三五

兩銀子也不打緊卻恨今日忘記帶來白秀英道官人今日眼見一文也無提

甚三五兩銀子。惡毒之甚正是教俺徒望梅止渴畫餅充饑。恰好妙對白

玉喬叫道。法章我兒你自沒眼不看城裏人村裏人。罵女兒却是只顧問他討甚

麼且過去自問曉事的恩官。罵別人妙又是告箇標首雷橫道我地不是曉

事的白玉喬道你若省得這子弟門庭時。法字狗頭上生角。不甚之甚惡毒衆人

齊和起來。旁觀一句尤極雷橫大怒便罵道這忤奴。法字怎敢辱我白玉喬道便

罵你這三家村使牛的。法字打甚麼緊有認得的喝道使不得這箇是本縣雷都

頭。此不一觀少却白玉喬道只怕是驢筋頭。混雷成句惡毒不可言雷橫那里忍討

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脣綻齒落衆人

見打得兇都來解拆又勸雷橫自回去了勾欄裏人一鬩盡散原來這白秀英

卻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箇來往今日特地在鄆城縣開勾欄。罵飛斯曾處

那花娘。字法○李賀詩有花見父親被雷橫打了又帶重傷叫一乘轎子逕

到知縣衙內訴告雷橫毆打父親攪散勾欄意在欺騙奴家。貨好知縣聽了大怒

道。貨好快寫狀來這箇喚做枕邊靈。法便教白玉喬寫了狀子驗了傷痕指定證

見本處縣裏有人都和雷橫好的替他去知縣處打關節。怎當那婆娘守定在縣內撒嬌撒癡不緣知縣不行。縣一路部之寫縣立等知縣差人把雷橫捉拿到官。當廳責打取了招狀。將具枷來枷了押出去號令示衆。第一段責枷。○極設非詳。在勾欄門首。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場。知縣卻教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第二一會。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怪。死之花娘有走出勾欄門去茶坊裏坐下。叫禁子過去發話道。你們都和他有首尾。卻放他自在。知縣相公教你們緝扒他。你到做人情。少刻對知縣說了。看道奈何得你們也不。禁子道。娘子不必發怒。我們自己去緝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地時。我自將錢賞你。禁子們只得來對雷橫說道。兄長沒奈何。且胡亂緝一緝。把雷橫緝扒在街上。第三段 人鬧裏卻好雷橫的母親正來送飯。瘦新之鳥歌歌者羊羣看見兒子喫他緝扒在那里。便哭起來。罵那禁子們道。你衆人也和我兒一般。在衙門裏出入的人。縣出美錢財

直這般好使。誰保得常沒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聽我說。我們卻也要容情。怎禁被原告人監定在這里要緝。我們也沒做道理處。不時便要。去和知縣說。苦害我們。因此上做不得面皮。那婆婆道。幾曾見原告人自監着被告號令的道理。禁子們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縣來往得好。一句話便送了我們。因此兩難。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活一頭罵手調生。出下文情事來也。一頭口裏罵道。這箇賊賤人。直恁的倚勢。我自解了這索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卻在茶坊裏聽得。走將出來。便道。你那老婢子。卻纔道甚麼。那婆婆那里有好氣。便指著罵道。你這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賤母狗。做甚麼倒罵我。白秀英聽得。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大罵道。老咬蟲。乞貧婆。賤人。怎敢罵我。第四段婆婆道。我罵你待怎的。你須不是。鄆城縣知縣。白秀英大怒。搶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箇踉蹌。那婆婆卻待掙扎。白秀英再趕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顧打。第五段段文字跌出。凡用五這雷橫已是。啣憤在心。又見母親。喫打一時。怒從心發。與前喝采句。大舉的俗人。扯起枷來。望着白秀英腦蓋上。只一枷梢。打箇正着。劈開了腦蓋。撲地倒了。

衆人看時。腦漿迸流。眼珠突出。動彈不得。情知死了。衆人見打死了白秀英。就押帶了雷橫。一發來縣裏首告。見知縣備訴前事。知縣隨即差人押雷橫下來。會集相官。拘喚里正鄰右人等。對屍簡驗已了。都押回縣來。雷橫一面都招承了。並無難意。徒以有老母在他娘自保領回家聽候把雷橫枷了。下在牢裏當半節級。卻是美髯公朱全忽悉轉出聲公見發下雷橫來。也沒做奈何處。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掃一間淨房。安頓了雷橫。少間他娘來牢裏送飯。哭着哀告朱全道。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睜睜地。只看着這箇孩兒。絕世妙文絕世奇文體裁沉痛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望煩節級哥哥。看日常間弟兄面上。可憐見我這箇孩兒。看覷看覷。朱全道。老娘自請放心歸去。今後飯食不必來送。不是朱全包辦亦圖收住老娘也說無此句。老飯何日是了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處。可以救之。雷橫娘道。哥哥救得孩兒。卻是重生父母。若孩兒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絕世妙文絕世奇文朱全道。小人專記在心。美髯公一片生平老娘不必掛念。那婆婆拜謝去了。朱全尋思。了一日沒做道理。救他處。極寫其難又自央人去知縣處打關節。上下替他

使用人情。那知縣雖然愛朱全。只是恨這雷橫。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說了。又怎奈白玉喬那厮。催併疊成文案。要知縣斷教雷橫償命。囚在牢裏。六十日限滿。斷結解上濟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卻教朱全解送雷橫。曲曲折折生出事情來朱全引了十數箇小牢子。監押雷橫。離了鄆城縣。約行了十數里地。見箇酒店。朱全道。合三句是箇我等衆人就此喫兩碗酒去。衆人都到店裏。喫酒。朱全獨自帶過雷橫。只做水火。來後面僻淨處。開了枷。放了雷橫。殺得痛快分付道。賢弟自回快去家裏。取了老母。孝可謂子與子皆星夜去別處逃難。這里我自替你喫官司。冤家令絕人感激雷橫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須要連累了哥哥。朱全道。兄弟你不知。知縣怪你打死了他表子。把這文案都做死了。解到州裏。必須要你償命。我放了你。我須不該死罪。況兼我又無父母掛念。惟孝子筆能筆妙絕。此雷橫能得之於朱全而宋江家私盡可賠償。你願前程萬里。快不能得之於一時萬世者。則真假之別也。去雷橫拜謝了。便從後門小路奔回家裏。收拾了細軟包裹。引了老母。雷橫星夜自投梁山泊入夥去了。老母在不在話下。卻說朱全。寧道空枷鎖在草裏。

卻出來對衆小牢子說道。喫雷橫走了。卻是怎地好。衆人道。我們快趕去他家裏捉。朱全故意延遲了半晌。料着雷橫去得遠了。卻引衆人來縣裏出首。朱全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橫走了。在逃無獲。情願甘罪。無辭。雷橫爲母朱全爲友寫得朱

有老母在也。雷橫招承並無難色。徒以有老母在。朱全情願甘罪。無辭。雷橫爲母朱全爲友寫得朱

也。雷橫招承並無難色。徒以有老母在。朱全情願甘罪。無辭。雷橫爲母朱全爲友寫得朱

知縣本愛朱全。有心將就出脫他。被白玉喬要赴上司陳告。朱全故意脫放雷橫。知縣只得把朱全所犯情繇申將濟州去。朱全家中自着人去上州裏使錢透了。卻解朱全到濟州來。當廳審錄明白。斷了二十脊杖。刺配滄州牢城。朱全只得帶上行枷。兩箇防送公人領了文案。押送朱全上路。家間自有人送衣服盤纏。先齎發了兩箇公人。當下離了鄆城縣。迤邐望滄州橫海郡來。於路無話。到得滄州。入進城中。投州衙裏來。正值知府陞廳。兩箇公人押朱全在廳塔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見朱全一表非俗。貌如重甕。美髯過腹。知府先有八分歡喜。便教這箇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裏。只留在本府聽候使喚。當下除了行枷。便與了回文。兩箇公人相辭了自回。只說朱全自在府中。每日只在廳前伺

候呼喚。那滄州府裏押番虞候門子承局節級牢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見朱全和氣。因此上都歡喜他。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廳上坐堂。朱全在塔侍立。知府喚朱全上廳問道。你緣何放了雷橫。自遭配在這里。句句寫朱全稟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橫。只是一時間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道。你也不必得此重罪。句句寫出。朱全道。被原告人執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以此問得重了。知府道。雷橫如何打死了那娼妓。朱全卻把雷橫上項的事備細說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見他孝道。爲義氣上放了他。句句寫出朱全道小人怎敢欺公罔上正問之間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箇小衙內來。方年四歲。生得端嚴美貌。乃是知府親子。知府愛惜如金如玉。寫完母子恩愛又接出父子恩愛來奇文妙筆是而幼子可愛尤甚。雷橫老嫗知府衙內外尋。那小衙內見了朱全。逕走過。來便要他抱。要抱是第一段看他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裏。那小衙內雙手扯住朱全長鬚說道。我只要這鬚子抱。朱全抱人是第二段。知府道孩兒快放了手。寫知府愛惜朱全固也此卻寫到此皆自愛惜朱全美髯夫雲長乃獨珍至愛於